



评论

从心出发,走出热气腾腾的旅程

——读红孩《活出想要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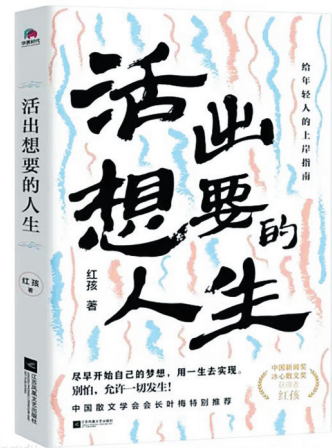
■张家鸿

在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中,红孩用朴素、纯净的语言,以时间为线索,把一件件既寻常又重要的往事完整呈现。它是红孩的自传体散文,读者于此可知他生命的来路与去处。这个源自母亲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最终选择以文学为倚靠、休憩的港湾,是理所应当是适得其所。

真挚的情感,支撑起奋然前行的热切的力量。“活出想要的人生”,是红孩在人生许多关键节点时时给自己的提醒。初心如此,就不要放过生命中可以汲取能量的一切机会。那些必然遇见或偶遇的真善美,都不应该被轻易略过。陈忠实老师的和蔼、谦逊与待人客气、周到令他印象深刻。一道吃饭,陈老师总会站起身来,一一碰杯敬酒,称呼他为“老师”,让他惶恐不安;只要陈老师请客,从来不让别人买单,否则陈老师会较真。

朋友给予他帮助与启发,为人有风度让他受用许久甚至铭记一生。某些往事中,亦含有珍珠般的光芒。年少时,到果园采摘葡萄,他捉住一对正在交配的蜻蜓,把它们的翅膀折叠在一起并夹在左手指缝中。母亲告诉他,蜻蜓寿命很短,至多可以再活一个月。他把蜻蜓放了,两只蜻蜓却朝相反方向飞走。“这让少年的我无法想象,那一刻我感到这世界是如此凄凉与失落”,母亲的叮嘱与蜻蜓的彼此舍弃,都是深刻的生命教育。

散文写作,是作家对自我内心的纵向掘进,把最真实最完整最原



初的那一面展示给读者,即充分展现生活的丰富与内心的纹理。《活出想要的人生》写的是红孩纵横交织的人生之旅。横放或拉长的是时间线,纵深挖掘的是包括亲情、乡情、爱情、文学在内的诸多点滴。

掘进最深者,莫过于文学。对红孩来讲,文学是一道光、一盏灯;文学是起死回生之药引、返璞归真之甘泉;文学是长达一生、不离不弃的伴侣。在一篇篇文章里,红孩表达自己的感恩。那些在他文学之路上给他点滴帮助的人,即便只是举手之劳或顺带的一句话,也是让他心暖的阳光抑或轻抚脸颊的春风。这些,他应该记一辈子,可以记一辈子。红孩曾到通县县城《运河》编辑部,偶遇编辑刘祥老师,刘老师热情地与这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长谈,并赠予两本《运河》杂志与印有“《运河》编辑部”的两本稿纸。“至于那两本稿纸,我一直舍不得用,直到今天还留着”。留的是稿纸,留的更是一份鼓励。这份鼓励源于文学,归于成长。“作为作

者,我对样报和样刊依然如过去那样看得很珍贵。我会把发表作品的刊物和报纸保存完好,甚至按时间顺序编号成册。有几年,我还会把发表的报刊的名称、日期、责任编辑、稿费多少记在一个本子上。既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感恩”。

如果要给《活出想要的人生》提炼出精神特质的话,非感恩与奋斗不可。感恩与奋斗互为倚靠、相互成全。只有奋斗,不知感恩,人就会变得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狂妄无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明之人,把奋斗所得全归功于自我,日益陷入狭窄、逼仄的世界中。殊不知,任何人哪怕取得一点成绩,都少不了他人的帮衬与支持。从不奋斗,又何来感恩?前行之路尚未踏出半步,成绩尚未取得点滴,何来值得感恩之人?唯有孜孜不倦、执着付出之人,方有受过他人帮助后的心潮澎湃与热泪盈眶。

活出想要的人生,是所有人的心声,亦是许多人终其一生努力奋斗的方向。红孩何其幸运,走出文学的人生,写出包括《活出想要的人生》在内的多部著作,深受读者喜欢。这是他想要的人生,也是他可以给人的启发。已然拥有的人生,并不完全等同于年少时热气腾腾的理想,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它是最接近理想的样子。活出是结果,是长跑的终点;怎么活与为何而活,才是红孩在散文写作中不断回答并一再确认的重中之重。它给人指引的方向,它更给人前行的斗志。逐梦不休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这是红孩已然实现的。

时间



在生活中 打捞诗意

■王芸菲

深夜加班后,疲惫像潮水般涌来,电脑屏幕还亮着未改完的报表,咖啡杯底凝着褐色痕迹。随手拿起肖定丽的《万物的童话》,翻到《风的脚印》那页,看到“两股风在水面聊天,脚印密密交织成菱形、曲线形”,我忽然像被轻轻撞了一下——原来成年后被归为“没用”的形象,竟能在纸上重新绽放。

《万物的童话》,以万物为主角,用童话般的语言,书写寻常事物里的诗意。她像个执着的打捞者,把实用主义过滤掉的美好,轻轻拾起,装进童话玻璃瓶。我们早习惯了用“功能”定义万物:风是“能吹干衣服的气流”,椅子是“供人坐下的家具”。可在书中,风会留下“黄灿灿、亮闪闪”的脚印,那脚印不是什么抽象比喻,是真的能被你我眼睛看见的——颤动变幻的风脚,被西晒的太阳镀上金边,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纸里走出来。

还有那把“爱笑的椅子”,一坐上去就“咯吱”笑个不停。读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总觉得家里的木凳会说话,只是后来,被大人口中的“懂事”,慢慢把这份天真覆盖了。可这本书偏要把这些被遗忘的幻想挖出来,告诉我们:那些看似没用的奇思妙想,才是生命本该有的柔软。

最让我心动的,是“声音收集者”的故事。孩子拿着玻璃瓶钻进山林,把鸟叫、虫鸣、风声、流水声一一装进去,晚上睡前掀开瓶盖,听着声音慢慢入梦,嘴角还带着笑。这个情节像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匣子——小时候我也曾把蝉鸣装进塑料瓶,以为这样夏天就不会溜走,后来瓶子被妈妈当作废品丢掉,我还哭了好久。成年后,我们总在追逐有用的东西:能升职的工作,能变现的技能……却忘了那些“无用”的瞬间,才是快乐的源头。就像书中孩子收集的声音,它不能换钱,不能解决问题,却能让他在黑夜里笑得安稳。

合上书时,窗外的风扑面而来,我没有想着明天会不会降温,而是想起书中《风的脚印》,想象着那些看不见的脚印正踩着树叶跳舞。《万物的童话》哪是孩子专属?分明是肖定丽写给我们大人的一针童心唤醒剂。它在现实的褶皱里,帮我们打捞起被遗忘的诗意。当我们能为“椅子会笑”而开心,为“收集声音”而感动时,或许就会发现: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奇幻与温柔,是对抗疲惫、治愈内心的最好力量。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



悦读

《平凡的世界》中的平凡人

■康玉琨

“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他(指孙少平)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他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他却腾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战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箍窑的地方——那里对他来说,每一次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目标。”

这是孙少平第一次离开家乡到黄原县城给人当小工箍窑扛石头的情景。透过《平凡的世界》这段文字,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感受到重体力劳动的艰辛和压抑,尤其是像孙少平这样高中毕业后回家当了两年代课教师的年轻农民。

再看孙少平与田晓霞在古塔山

下的盟约,那是理想主义的绝唱。当省报记者与煤矿工人的爱情跨越阶级的藩篱,当知识分子的精神共鸣穿透物质的迷雾,他们的灵魂对话在杜梨树下绽放成永不凋零的百合。即便洪水最终卷走了这份纯粹,但那些在矿井深处互相擦拭伤口的矿工,那些把最后半碗高粱粥塞给邻人的乡亲,都在证明:在生存的逼仄处,人性的光辉永远比煤油灯更明亮。

可以这样说,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黄土地的褶皱藏着整个时代的呼吸。孙少安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砖窑升起的烟雾中,勾勒出中国农民最朴素的英雄主义。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拂过双水村时,他率先推开束缚自己的藩篱,在黑黑的窑洞前点燃创业的篝火。这个陕北汉子脊梁上压着瘫痪的祖母、年轻的弟弟妹妹,却始终昂首望向更广阔的天地。他用砖块垒砌的不只是家庭的温饱,更是中国乡村

经济变革的缩影。当砖厂濒临倒闭时,他跪在焦土上捧起碎砖的刹那,黄土高原上千万农民的坚韧与尊严喷薄而出。

还有孙少安的姐夫王满银,他站在上海旅馆的镜子前,看见岁月在脸上犁出的沟壑里,沉淀着半生的荒唐与觉醒。这个曾经的“逛鬼”,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完成最动人的变形记——从倒卖老鼠药的投机者,到踏实经营的小店主。他的转变不是道德剧的简单反转,而是整个中国社会价值重构的缩影。

以上种种,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劳动者的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和重现,就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平凡的世界》“导读”中指出的那样:“路遥关注的,是平凡的世界中普通人的‘人生’”“他的小说世界,在对客观的现实世界进行真实而深刻的把握和描写中,也深刻地融入了他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和对人生的深沉感悟”。